



果洛笔记(十二)

星宿海里看星星

徐剑

晚，一条巨大的星河、星流从深邃落下，巨大的星幕犹如钻石般闪亮，将远天野岭连成一片海。这样的星河奔涌，才是黄河远上白云间，才是黄河之水天上来。星光闪烁，让坐在帐篷前的大唐士子惊呆了，颇有一种“纵幕天席地，居无庐室，以八荒为域，日月为扇”般的诗境。于是，将一块冰、一把雪揣到怀里，用体温融化冰为水，研墨，蘸着生命的膏血，记下了星宿海的星光巨流河。其实，在四川甘孜州稻城、西藏阿里，中国科学院建有观测站，天气晴好时，黄昏将近，夜色温柔起来，便可看到天幕星流奔来的极天之境，直至拂晓。

在星宿海能看到星星吗？他轻拍扶手叩问，今夜不宿星宿海，何处去望星空呢？出玛多县城北20多公里，寒山与星海不曾入梦来，今晨别梦短，一梦未尽，车已戛然而止。见路边牌子上写着“星宿海”三个大字，一脚踏出车门，他颇感失望，刚才在县城还万里无云，此时天空飘来厚厚的云团，水蒸气，潮气铅灰色，阳光被乌云遮住了，且有些冷。公路下就是星宿海，与他书中、梦中、想象中浮现过的星宿海截然不同，似乎隔了很多光年。从马路上走下来，眼前就是湖泊，弯弯的，一个舌状湖泊，绕沙丘浅滩而居，据说水流向鄂陵湖。

往湖边走去，他的脚步突然变得沉重起来，千万里追星宿海而来，少年观星在梦中，青年看星在书中，中年望星在旅途，而老年呢？当他真正走近星宿海时，湖面只有一行江鸥在水面上，见游人而来，一点也不惧怕，折头往湖心游去，欲出他们的视野。远眺江鸥的水迹越来越远，飘飘白云低，荒野一群鸥。它们是从大唐飞来的，还是在大元落下的，抑或是从大清国而返？其实，自从汉武帝在朝堂上听任张骞所说，钦定黄河源出于阕国西的崑仑山，大史公和班固治史时并不苟同，多有保留。时光漫过大唐，一代开国名将李靖携李道宗、侯君集率兵追击吐谷浑，曾兵临星宿海，然战事忙乱，无暇欣赏星宿海的星星奇观，更不知河源就在前方。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派都实考察黄河源，打马而行，走到了扎陵湖、鄂陵湖、星宿海。1315年潘昂霄根据都实的实地勘察，写出了《河源志》，指出黄河之源在星宿海西南百余里处，称此处“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到了大清乾隆初期，仍关注这片星宿海。康熙四十三年，康熙命拉锡、舒兰探河源，也到了星宿海，发现了三条河流，但是，并未走到真正的河源处。回京后，绘制出《皇舆全览图》。乾隆四十七年，皇帝派侍卫阿弥达“恭祭河源”，再次考察源出昆仑。阿弥达不仅抵达星宿海，还西行三百里，溯拉锡、舒兰发现的三条河流而上，直抵星宿海西南的阿勒斯坦鄂勒河，即今天的卡日曲，确定了黄河上游。

四位帝王钦定黄河源，大元、大清的皇家行者环星宿海而行，夜观星河，那只是一种自然星光，可是青天白日里，能看到星星吗？那可是天地异象。冥冥之中，他仿佛看到这些先人还踽踽独行雪岭上，看到了星流如海。

江鸥渐远，回到车中，他雅兴未减，莫名其妙地改起老杜的诗：“月低荒野阔，星涌大河流。”他相信，星宿海的星星不仅黑夜可观，白天同样可以一揽入怀，只是缘未到，不是时未至。果然，车往前行驶了一段时间，太阳融尽云海，跃入天际，平原渐渐从后视镜中远去，车子驶向山岭，渐次升高视野。他从车窗看出去，偌大一片河谷，星星点点，宛如上苍手持一个巨大的天镜，顺手抛过太阳金锤，一锤砸破银镜，碎成万千银片，落入星宿海，碎成大小珠落洪荒，成为数也数不清的春花潭、桃花潭、秋水池，如星、如月，似日月潭、似昆明湖，似洱海，更像琼海、洞庭、鄱阳、若太湖般的大，惊现于他的视野里，浩浩荡荡、蔚为大观也。

天尽头，碧水连天涌。太阳钟盘旋至12点钟位置。车将至山巅，他突然疾呼，停车，看到星宿海里的星星啦！司机停车，皆移步下车。伫立于群山之巅，俯瞰河谷，卡日曲、古宗河和扎曲三条河流，或断或流，或止或淌，汪出上大小不一的星湖，当顶的太阳照在湖面上有所反射，微风吹起涟漪，湖泊，星海，每一个池塘，每一个湖泊，每一朵浪花，都是一颗星星，巨星、流星、彗星，在阳光下跳跃、追逐、闪烁，随风起舞。

星宿海里看星星，今日星光如此灿烂！且看果洛笔记之十三《巴颜喀拉，青黑色的山》。

又再在玛多住了一夜，已经习惯了小城旷野夜风，声嘶力竭。夜已阑，声音渐次小了，黎明前的玛多县城，静若处子。被清晨的阳光唤醒，跃身而起，拉开厚厚的帘幔，穹隆湛蓝如扎陵湖、鄂陵湖之波，曦光四溢，红了一座县城。

行程安排将离开玛多去玉树，翻越巴颜喀拉，那座蒙古人眼中富饶青黑色的山，但是要经过一片星罗棋布的海子，《旧唐书·吐蕃传》称为星宿海。在他的阅读记忆中，他已经神游数遍，登临群山之巅，鸟瞰万千星宿落荒，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

吃过早餐，喝了杯酥油茶，身体热了。离开玛多时，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游览岭·格萨尔王文化博览园。离开时，他问自己，此别还会再来吗？往旅社四楼瞅了一眼，今生今世的体温、信息、气息，便永远遗落在玛多了，也许往生轮回之时，再来寻找留在黄河源的魂魄。

岭·格萨尔王文化博览园建在半山坡上，32面展示墙上雕有89幅浮雕，都是岭·格萨尔赛马一举成名、登上王位、一统岭国的故事，是神话、传说，抑或真实的存在。绕着斜坡拾级而上，登上广场，往岭上一看，正中央是岭·格萨尔王在独角马背上，御风而行、马踏雪岭的英姿。而另一山丘上，则是岭·格萨尔王之妃珠姆景泰蓝般的雕像，有十几米之高，右手持箭簇，左手捧金塔，镀金脸庞神情凝重，目光忧伤，鹄立于大荒，目送岭·格萨尔王远征。英雄传奇在青海果洛、玉树流传甚广，西藏昌都、那曲等三十九族之地，岭·格萨尔王史诗说唱艺人天传神授的故事，更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他听过史诗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说唱，尽管一词未懂，却被铿锵的旋律所点燃，生命之躯也随之驰骋。彼时，他入阿里改则县，还去了传说中的珠姆王妃的故里，在古上象雄和下象雄行游，岭·格萨尔王和珠姆的故事，像风一样，沉入牧人与农家的青烟，浮冉红尘，千百年不散。

前方，独角神马金箭的影子在移动，英雄梦想沉到黄河里，飘向远方。健步下山，登车，朝着星宿海驶去，白天去看星星，那是一种怎样的浪漫与神奇。

出玛多县城，一路向南，从扎陵湖边驶出，向着星宿海疾驶，寻梦，觅魂。当年，他读《旧唐书》，曾经不止一次地遥望大唐遣吐蕃使刘元鼎、王玄策等人，过了黄河沿、柏海，策马走近星宿海，看到一个个海子、湖泊、池塘，像上苍之手捏碎的珠子，落到了那山峦起伏的巴颜喀拉南麓，镶嵌在东昆仑雪山与旷野之间，数不胜数。也许星宿海离天最近，到了夜



星宿海风光

徐剑 摄

一言难忘

人类与文化

苏禾日



记人的生物性特点，也是尊重这种“一中之二”特点的要求。

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在物理宇宙和生物范围的双重根基，同时还有人类特有的脱离根基：我们既在自然之中又在自然之外……我们出自宇宙、自然、生命，但是由于我们的人性本身，又出自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意识，因此我们变得异在于这个与我们仍然隐藏着具有紧密联系的宇宙，使我们认识这个物理世界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识，又因此使我们远离它。理性地与科学地考察宇宙这一事实本身又使它与它分开。我们发展得超越了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而正是在这个超越中实现着人类性的充分发展。

——(法)埃德加·莫兰

对于那些主张“人是万物之灵”的人来说，经常容易产生“人是世界主宰”的观念，容易忽视人作为宇宙和自然的一部分，容易产生盲目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其实，人首先是一个“生物体的自组织”，按照莫兰的说法，我们机体中的基本粒子大概在150亿年前宇宙产生的最初几秒钟就

出现了，我们身上的碳原子是在早于我们的一个或者几个太阳中形成的，而我们身上的分子是在地球激变的最初时刻聚集起来的。所以，我们“只是宇宙散居地上的一点草芥、太阳系中的一些碎屑、地球存在中的一颗细小的萌芽”。人类作为这个行星的生物，“我们生死攸关地依赖于地球的生物圈。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十分物理的又十分生物学的地球本质”。但是，同时，人类又是自然之外的。在人进化的过程之中，人逐步“人性化”，产生了语言、文字和文化，产生了“可以代代相传的知识、本领、信仰、神话的后天获得的库藏”，这样，人就



一言难忘

艺苑笔谈

敬畏文字

李军涛



▲开封仓颉园

我才开始震撼。一部是描写黄泛区人民经历的沉重灾难和可歌可泣的斗争；一部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黄河水总有清的一天，人不能穷一辈子”，至今激励着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农民。2016年9月，我来到位于黄河滩区的祥符区刘店乡刘店村开展精准扶贫，近3年的时间里，与黄河岸边的村民同饮黄河水、脚踏黄土地、聆听黄河事、结下了黄河情，用心用情撰写的《黄河情，刘店梦》荣获河南省统一战线“助力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征文一等奖，围绕开封市统一战线助力脱贫攻坚采访消息、通讯、评论等稿件被国家级媒体采用。开封的城市兴衰与黄河息息相关。2019年以来，我结合工作把整

理黄河文化故事作为统战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刘青霞、林则徐、冯玉祥等风云人物，开封的镇河铁犀、开封红楼、辛亥革命十一烈士墓等宝藏旧址，岁岁安澜幸福河、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都成了我写作的源泉。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王希孟《千里江山图》还原千年古都汴京盛景。《东京梦华录》我购买了多种版本，仔细研读，开启我对北宋文化的热爱。从农村走入县城，从县城又到开封，我在读书的同

时，也写写随笔、杂记、散文等，《开封四月最清明》《一幅画一座园》《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王希孟和他的千里江山图》等一篇篇文字见诸报端文艺副刊。“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黄河文化在革命传统中共产党星火燎原的磅礴力量。黄河九曲十八弯，将入海前最后一道弯挥洒在开封兰考。焦裕禄亲手种下的“焦桐”亭亭如盖，昔日因黄河造成风沙灾害，如今已成为“绿色银行”，是兼济天下的黄河奏鸣曲。2019年以来，我把兰考作为调研采访点，数次来到“焦桐”树下，深入乡村调研，写出《兰桐花开》《绿我涓滴，会它千倾澄碧》《焦桐常

青》《仰望焦桐》等近百篇调研报告、通讯、消息、散文等，反映兰考广大干部群众细照笃行焦裕禄精神，积极投身到稳定脱贫奔小康火热实践的精气神，实地感受兰考大地日新月异的新变化新气象。

一个人，若能拥有一种诗意的世界，便能远离枯燥乏味，从而身心舒畅、自由自在。我最大的幸运是爱好与工作一致，让我愉快地工作、开心地写字，永远保持对文字的敬畏。文化底蕴深厚的开封也感召着很多党外人士通过文艺作品抒发对这座城市和生活的热爱。刘海潮、甘桂芬、韩梅、陈连义、张丽丽……都成为我笔下“同心故事会”的主人公，写出他们真实的存在和情感，为画出一战线的最大同心圆作着自己的努力。

一路走来，也让我明白，做一个敬畏文字的人，才能有情怀。有情怀，就能处处发现生活中的美，才能心中有梦、眼中有光，生命自然变得丰富而充实，才能找到什么是诗与远方的最美答案。敬畏文字，让我抓住了时代的机遇，才使个人价值在时代与历史进程中得到更好实现。



艺苑笔谈